

哀情小說  
孽海悽慘



上海華興圖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四版

小哀情  
說孽海悽聲

全書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著作者 嘉興田西魂

發行者 嘉興城內文元書局

北門大街

新大沽路南成都路西首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電話西三七四三號

經售處 外埠各大書局

本外

總經售處 上海四馬  
中市 海左書局

# 序一

序叙也。叙趣意不能諛也。今人之非序，諛佳爲有金彩。其妙則縫月裁雲。大非古之序人文矣。是殆斯文之末刼也歟。故余叙田君之文，異於俗。

田子名西魂。浙江之秀水產業工廠。操繪技辛餘弄筆。時見於滬濱各報之文藝欄。故文譽蟬嫣。誠吾會傑出之才。亦青年中之秀者。文在茲。閱者自知之。余毋曉曉也。

余之序秉序之本旨。叙此者之趣意。作者飽受世變。洞悉鬼域伎倆。嘅世風之日下。人心之日險。描寫所見爲社會鑄照妖鏡者也。非若小說界之鈎心鬥角。逞其奸詐之小智。誘世人以淫盜者。願閱者取其意而略其詞。故爲之序。識一言焉。

民國拾一年夏蒲月上虞劉笑天譯於上海世界同文會總會會長辦公室

## 序二

晚近小說盛行。大都無裨世道。迎合社會心理。薰香摘豔。誨淫誨邪。安得付祖龍一怒之威乎。田子西魂振奇人也。飛才奧學。軒軒人羣。七歲賦豪。十年磨短墨。才華翩翩。早已名馳六合矣。近有慰娘哀史之作。（刊於上海世界同文報）一唱三嘆。寓意諷時。可觀也。矧文筆綺麗。廻不猶人。視以率爾操觚輩。高出多多矣。不棄菲葑。郵示於余。披讀之。嘆曰。有奇想。兼有巧思。無游詞。益無飾理。擲地作金石聲。安見他日不同與金石壽。是爲序。

浙江餘姚孫綺芬作於海上大世界報社

## 序三

余友田子西魂。近出其所著孽海悽聲短篇小說稿示予。謂將付諸手民。而丐不接爲之序。不佞遂授而讀之。其文情纏綿悱惻。措詞則哀感頑豔。殆毋

悉鏤金錯彩之精思縫月裁雲之妙手也。嗟吾田子抑何情之深而思之淒也。殆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歟。是邪非邪。吾未敢斷言。誠以田子之文可不待余言。當必有知之者也。然不佞欲爲田子言者。因別有在也。輓近文化潮流日益澎湃。吾人生當斯世。鑒於舊社會之組織之制度。深感掣肘。有不得不力爲改造創作者。故明達治學之士。羣趨於科學之一途。俾謀正當之解決。若夫抱殘守缺。窮年兀兀之侏儒。其必爲人類之進化落伍者。蓋可斷言。此亦時勢所趨。毋庸諱言。惟者田子廁身工界。以溫文爾雅之儒生。與胼手胝足之勞働者遊。吾某見其圖畫之間。着犢鼻褲。手斧鑿。潛心研究於工業製作之學。吾知其必有所發明。供獻於今後之社會者。正無限量。區區小說之作。烏足以書田子哉。

壬戌閏五月中浣浙江餘姚施公猛撰於上海婦孺救濟會江灣留養

院諮詢廳左

序四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予與西魂。初無一面之緣。亦未知淪落天涯。更有西魂其人也。壬戌孟夏。予以事客海上。得故人九峯山人與予道西魂之身世。甚詳。不覺動惺惺之惜。撓九峯山人爲紹介焉。西魂好學篤行。豪邁不羈。負匡世之心。而遭時不遇。乃耽情文苑。常著說部自娛。以感喟沉鬱之懷抱。作淒其頑豔之文章。往往獨出心裁。自成一格。其構局謹嚴。詞藻雅麗。又其餘事。夫西魂年且未冠。而才華如此。鷹揚鵬搏。正無限前程。今欲於小說界中點席之地。惜乎其不得志也。得友如西魂。可以無憾。時西魂之孽海悽聲方脫稿舉以示余。並屬序其首。予識西魂雖未久。然知之深。爰爲搜索枯腸。聊以承乏。自愧學淺才疏。猶未盡西魂之長。而道之也是。則予所

所不能告無罪於西魂者。是爲序。

雲間風塵過客紅俠氏識於上海江灣復旦大學

## 自序

我曾前途多涕傷。淚心還比古人深。八幅蠻箋寫苦字。一枝木筆寄愁情。寒骨瘦盡人已枯。冷淚滴涸眼將昏。嗟乎。余善愁人也。余傷心人也。之余善愁傷心。更固人之善愁傷心。時艱蒿目。憐惻戇懷。望東風而揮涕。對江西兮噴血。冷床孤枕之間。與夫獨案單架之中。有物紅而鮮。鮮而紫。紫而黏者。余之淚膏也。悠悠人世。抱月賒情。長此以往。非老疆壽域之人生。爲寄生蟲。死與黃土休。非余之幸。亦非余之願也。乃有藁海悽聲。是書之作。寄情拓意。招癡話癩。將滿腔心事。寫成四萬淡墨。文雖不振。意實苦也。幸讀者諸君。毋以窮蕪之文而文。以文中之意而爲意。此余之所深望。此余之所樂。幸者也。嗚呼。

小冊子成。余心方寬。將十萬懊惱。盡撒七十頁中。以丐世人有知余之苦者也。鄙俚之見。盡伸乎此。惟是著當夜闌人寂時。書中啾啾作鬼泣者。何故邪。非他。卽孽海悽聲之悽聲也。嗚呼。怪哉。是書也。卽此以爲序。

壬戌又月中浣嘉興化影田西魂撰於上海模範工廠工學部

題詞

江松凝

悲歡離合本無常。世事空如夢。一場自昔紅顏多薄命。中途摧折最淒涼。  
每嘆婚姻不自由。怕談故事綠珠樓。多情常被無情阻。羞煞中天月一鈞。  
旣經月老繫紅絲。我我卿卿詎忍離。恩愛無端生惡感。箇中關節又誰知。  
從來好事恨多磨。空使周郎喚奈何。淒絕花隨流水去。那堪檢閱悼亡詩。  
才女如何配白丁。主婚出自惡家庭。爲貪財帛輕成偶。惹得閨中哭不停。  
自來才子配佳人。天假良緣證夙因。詎料情長偏命短。空教夢裏溯形神。

天邊有鳥鳳逑凰。雙宿雙棲態度涼。歎息人間多恨事。同心難得學鴛鴦。  
種將紅豆寄相思。不幸偏成血淚碑。人死遂傳千古恨。看來慘劇動人悲。  
曇花一現不重開。多少恩情等死灰。郎自憂深常不寐。夢中吟切美人來。  
何故輕身短計尋。竟將一命付鈎金。遙遙懸隔黃泉路。常使情郎淚滿襟。  
妾本依郎託。寄生郎何拋。妾忍孤行而今妾老容。消瘦望斷郎夢歸不成。  
淚洒黃塵吊麗華。一坏黃土玉鈎斜。每當寒食清明後。不勝傷春泣落花。  
碧玉紅芽一剎那。夕陽惆悵是燕歌。蛾眉自墮窮泉路。春草茫茫感逝波。  
無端金粉亦松楸。花塢埋香春復秋。莫道夢魂化蝶。夜臺明月只含愁。  
流水韶光去。去春招魂誰復見。愁顰連番風雨。無情甚打破良宵。一月輪。  
萬種松情總屬非。各山無恙不如歸。早知春草難常綠。何必當初去殷扉。  
脉脉通情水。不波強塞芳杜。託絲蘿。分明是夢原非。夢好事。撩人事。後思。

阿儂生小本多情最愛詞章詠碧城。不道花開猶未綻，偏遭惑感說難明。  
回憶紅娘畢命時，長安竟夕哭相思。樓頭月影羞無色，欲訴前情嘆已遲。  
春紗帳裏最消魂，玉貌而今已不存。牋有餘香成澗草，聲聲杜宇豈堪聞。



小哀  
說情

# 孽海悽聲目錄

空閣怨

泣影

斷腸草

不堪回首

苦海鴛鴦

奈何天

一瞥緣

粉頸血

慘雲天

刦後殘花

孽海悽聲 目錄

一一

淚珠天

痛心疾首

剪情

家庭毒

嫠婦怨

枯庵青燈

可憐少年

苦海餘生

比翼鳥

青天恨

桃花魂

黑籍怨魂

巫山夢

予之罪戾



哀情小說孽海棲聲

鴛湖田西魂輯

空閣怨

東都豔姬。南國麗人。蘭心蕙質。玉骨冰肌。惜乎。傾城尤物。每遭天忌。紅顏薄命。今古同悲。若非早年蕙折蘭摧。即是中道離鸞折鳳。月老荒唐。錯注姻緣之譖。吳剛昏瞶。瞎妄締同心之結。彼杜宇聲哀。滴盡想思之淚。巫猿哀哀。常嘯奈何。之天淒禽慘畜。亦可與薄名花對照矣。

淡日籠窗。煦風襲裾。玉簾半捲。寶鵝全熄。空閣寂寥。燕子興悲。牙牀無並頭之期。道韞憔死。玉鏡少畫眉之會。映櫂憤生。嬌娃沈蕙馨。寡蟄繡闌。淒淒悲悲。日尋煩惱。其不甯渡太平日子者。爲何歟。容記者代爲一一介紹之。沈氏門庭。兩老早萎。惟亞田碧人一對。守此凋閑。然者。橄欖苦口。回味甜伊。倆雖遭顚沛。然而鶼鶼鴛鴦。有月共賞。有詩並賦。駕此好光。早將伊往苦。况消磨

殆盡蕙馨之細君名鑾霞。當今之譯文小說家也。伊職業某英文校時，結識蕙馨，蓋蕙馨在伊校女班肄業也。後拓庇自由宇下，縮成佳耦，熟知好夢不圓。好花不常，桔槁纔足三年，而無情之閻君竟奪鑾霞而去矣。其亡年祇念有三歲。宗嗣空虛，愧對先哲明訓。白紙存影，難堪伊姑情緒。非恨乃娘命固。當嗟阿儂福慳。生者莫能忘死，死者豈能忘生。陰陽雖屬二天，愛情儼似一團。一夜夫妻百夜恩誠哉。斯言也。蕙馨自乃夫歿後，舉目無可親之人，回首作問天之想。繡床三尺，久置高閣。銅鏡一架，宿棄塵埃。遙遙長日，滴不完無價之淚珠。迢迢深夜，灑不盡可貴之涕錠。朝愁暮慮，日夜在悽慘城中。哀哉，蕙馨也。

更鼓二躍，萬籟俱寂。惟秋蟲唧唧齊鳴，聲韻整嚴，斷續婉如，按譜令人樂聽，徘徊不忍去。其時蕙馨倚枕圍坐，靜思左手支頤，右手拈被角，縈縈淚珠，簌簌

而下亦不揮之去。淚濕輕絮。其狀至慘。其容可怖。其五中之舉動。如線懲腸。轆轤萬轉。如針刺骨。痛苦十分。須臾。淚愈急。而悽慘之聲。亦由此起矣。聞其嗚咽。曰。鑿郎。汝撤儂而去。儂將如何渡日。娘氏八眷具衰。姑門四宗咸盡。六親無靠。誰來憐儂。誰來恤儂。膝下無一塊肉。問何處消魂。朝而起暮而宿。孤單只影。叫誰能耐。鑿郎有知。化蝴蝶伴儂。郎其願乎。郎其願乎。至此聲蕩。如吳牛之喘。萬不能再續其聲矣。哽咽何如也。

### 泣影

礎潤而雨。日暈而風。先機預伏。堪驗不爽。遲來六神不甯。若非眼顫。即是心驚。有何災殃。作嚆矢之先聲耶。隔昨怪誕。尤覺駭魂。於儂就枕。鮫綃末卸之時。一陣霾風。渦漩自碧窗來。燈火被之擊滅。轉撲儂面。覺寒冷如駕白刃。肌膚驚起。毛髮突立。且怪風中夾有啾啾聲。似鬼鳴。似雛啼。可怕之後。慄汗如

狂瀾。且心坎作鯉魚跳。許久怪風煙消。儂魂稍定。然眩暝中。有無數痴魅。爭戲於眼簾。儂畏合眼裏。被作老人眼。驚極人蘇。跳跳欲入睡鄉。斯時。儂魂飄飄。如紙鳶臨風。儂心蕩蕩。若輕絮舞。暘夢鄉將達。醒地甫脫之際。模糊似儂未婚夫來。儂若迎之前。儂警其面。幾驚欲倒。蓋儂夫七竅皆紅。頤額作香灰色。舌出如蛇舌。眼突若田鷄。非具廬山真面。且兩耳懸白鑑各一。纓尾逾膝。若陰世之無當然。可怖可驚。儂覩此口僵語塞。不能牽一語而詢之。兩眶淒淚不告而出。簌簌尤噴水之筒。然儂夫亦默不作聲。惟相對作楚囚泣。無何儂夫乃止泣。告儂曰。卿毋哭矣。余告汝余之顛沒。乃儂拭淚靜聆。儂夫曰。余死矣。余昨日死。余死至慘。余死非爲人仇殺。亦非有怨自殺。蓋被火車殺也。查肇禍之源。因余此日在塵。啜利醇。酩酊由車軌旋舍。此爲簡徑也。繼車隆隆來。余雖醉。心尙清。欲飛步出軌線。意圖避讓。何如足軟於橡皮。闔步甫二